

古 案 新 撰 系 列

马步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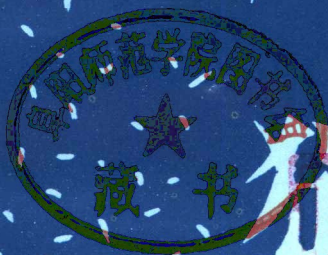
# 女人 狱人



群  
众  
出  
版  
社

古 案 新 撰 系 列

# 女 人



马步升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女 人 狱

马步升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38 千字 插页 3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014-1338-X/1·485 定价:12.50 元

印数:0001—7000 册



王学东

## 作者简介

马步升，1963年生于甘肃省合水县一个偏僻穷苦的小山村，在读完中学前，因失学当过两年生产队社员。1982年于庆阳师专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专修过哲学、文学等学科，并从事过党政干部、教师、编辑、记者等职业。199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自1985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至今已在国内一百多家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及学术论文约180万字。有长篇小说《北京不是你的家》、《花园中的大王》等出版。现供职于甘肃庆阳师专。

# 内 容 提 要

**贾** 荃怀孕 4 个月的消息在江阴县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奇闻大丑。贾荃出身于书香门第，貌美绝伦，性格端庄娴静，擅长诗词吟哦。她许配给江阴首富的儿子江玉朗，正欲待嫁。贾荃的哥哥贾行芳是江阴县的一位名士，为人廉洁耿直，听到人们对妹妹贾荃无稽的议论，甚是气愤，可又不便对妹妹贾荃直言。正在气头上，江玉朗的父亲又差媒人前去解除双方婚约。贾行芳听了媒人的诉说后，愤怒地把媒人赶了出去。江父也不服软，便告到官府，并指金妈、汪老婆子为证人。贾荃至此已明白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丑事”。她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的诬陷，走上公堂，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最终当堂剖腹以示清白。本部作品取材于清末奇案“贾烈女剖腹鸣冤”。书中着意对封建社会的道德评判，对事物褒贬的标准，对女性的卑微地位，对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顽劣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607148/03

# 第一章

十六岁的少女贾荃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这个消息象满天飞扬的芦花，几乎一夜间飘遍了江阴城的大街小巷。

消息传播的速度与事件主角儿的知名度有关。贾家是累世显宦，贾荃的哥哥贾行芳是江阴县现今第一名士，贾荃本人不只貌美绝伦，而且才压群芳，在她刚满十岁后，媒人已是流水一样地源源踏进家门。贾行芳高人雅士自与常人眼光不同，为他亲手养大的唯一的妹妹的婚姻大事尽心尽力，不愿稍有迁就。这样，诸多富家公子、饱学才子只有隔屋看花，空怀热情了。贾行芳选中的是江阴首富、盐商江一苇的独生子江玉郎。那江玉郎也是一位学富五车、仪表不俗的仁义君子。两家订

婚不久，都在紧锣密鼓筹措婚事，商定待来年春暖花开日，两家就作成这件美事。江阴城的士农工商各界人等，都在翘首盼望着这一桩一定是空前绝后的热闹婚事。

不料，在人们心目中菩萨一般的贾荃却未婚先孕，而且已四个月了。

“听说贾荃肚里有货啦？”

“有啦有啦，四个月啦。”

“真的有啦？”

“当然真的啦。好花谁不爱，花好谁不采，谁先采着谁有福。再说，花香自然艳，这一艳不就艳出结果啦。”

那几天，江阴城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茶余饭后，月下灯前，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关于贾荃的怀孕事儿。人们互相探问着，又互相证实着，探问者也是证实者，证实者也是探问者。那四个月的胎儿便象正在满天飘洒的芦花一样，活生生的形体跃动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这当儿，康熙爷西征取胜的捷报传到了江阴县。康熙大帝亲率大军，平定回疆之乱，三战三捷，县令伍海仁骑着高头大马，与朝廷信使并排走在大街上，参加西域作战的江阴籍军卒身穿铠甲，手执兵器，披着红花，威武雄壮地跟在后面；再后是县衙各色差役，手持铜锣，敲得天裂城碎，一路走一路高叫：

“天朝盛大，龙威无边，西征三捷，国泰民安！天朝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立街道两旁应付场面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士绅，没头没脸的人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热烈议论的还是贾荃怀孕的事儿。对他们来说，边境生乱是离自己遥远到无关紧要的事，再说已然兵马凯旋，再去关心已无必要。即便再有战事，头顶有威力无边的康熙爷护佑万民，前有千千万万如狼似虎的健勇强兵挡着，身前身后有同样血肉的芸芸众生伴着，寒流来了，感冒的不止我一人，我操心个什么



劲儿？唯有贾家女子的事不可等闲视之，想想，贾家、江家乃江阴第一等人家，贾荃乃江阴第一名有才德有貌的女子，竟做出了这等伤风败俗的不雅之事，其影响力便非同小可。今后，闺门能否整肃，教化能否风行，礼义道德之堤能否坚固，以及由此引起的等等，等等，这才是大家需要俯首敛眉去关心的呵！

满江阴城唯一不知道这件事的是贾家。贾行芳照旧赋诗作文，或慷慨悲叹，或低回婉转，吟咏声一缕儿一缕儿穿透门扉，飘进沸扬的市声嘈杂中。夫人孟瑞娴端坐床头，一针一线缝制着一件婴儿的小棉袄。贾荃和使女莞尔两人一会儿做几下女红，一会儿玩闹嬉戏，整个贾家整日门扉紧闭，与往常没有任何区别。

这使江阴人大惑不解，因而也大气难平。你贾家做出了这等丢人现眼的事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是不是觉得江阴人都是凡夫俗子好蒙混？我们偏不做睁眼睛，偏不装哑巴，让你这当代名士之家也风光风光又有何妨？天下好事岂能由你一家人占全？真正是岂有此理！

对此事最上劲的莫过于“大江”丝绸店老板吴万顺了。当初他向贾家为自己的儿子求婚时，不但遭到了拒绝，还遭了贾行芳几句抢白。贾行芳说：

“我们读书人家，闻不惯丝绸味和铜钱味。”

这是什么话？！你贾行芳闻不惯丝绸味闻不惯铜钱味，就能闻惯淫秽味？我让你一次闻个够！

吴万顺正和伙计们商议如何确认贾荃怀孕，如何使贾行芳不能继续强装风雅时，卖花女人金水英送花来了。

“吴老板发财。”

金水英向吴万顺福了一福，便从篮中抽出一束秋菊，双手递在吴万顺的跟前，说：

“香不香。”

吴万顺鼻子抽一抽，皱皱眉头，说：

“这花怎么有一股怪味。”

金妈抽回花，在鼻前认真闻了几遭，说：

“没有怪味呀，吴老板是不是鼻子出毛病啦，给，你再闻，有股清香吧。”

吴老板接过花又闻一闻，说：

“确实有怪味。”

金水英有些紧张地问：

“什么怪味？”

“臊味，就象男女刚干了那事的味道。”

扑哧一声，金水英乐了，她在吴万顺的要紧处掏了一把，说：

“吴老板休要取笑，我一个孤身女人想有那味还没有呢，莫不是你整天身处臊味中，不辨花香狐臊啦？”

吴万顺没有笑，他说：

“你给贾家送过花啦？”

“还没呢，这就给送去。”金水英说。

吴万顺说：

“今后你不必给我送花啦，我让别人送。”

金水英一愣，忙问：

“怎么啦，我得罪老板啦？”

吴万顺沉着脸说：

“我不愿闻你从贾家带出来的臊气。”

“哎嗨，为这事呀，你吓奴家一大跳。奴家只管卖花收钱，养活自家一张贱嘴，哪能沾上人家的富贵气呢，想沾还沾不上呢。吴老板你可千万别多心，你若不要我的花，我就上门给你家夫人洗褻衣啦！”

吴万顺猛地一把抓住金水英，厉着眼说：

“你若想让我买你的花，你就为我办件事？”

“什么事？”

“去看看贾家在干什么，看得一眼不漏！”

“哎哟，这事呵，这不小事一桩嘛，我这就给他家送花去，保证把他家的汤汤水水都给你端来。”

## 二

卖花女人金水英满脸溢着红光，从贾家送花出来，一路小跑扑进大江丝绸店，进门就喊：

“怀孕啦，四个月啦，怀孕啦！”

吴万顺撇下正在与他谈生意的顾客，一把扯住正在疯跳疯说的金水英，急切地问：

“怀上啦，真的怀上啦，看清楚啦，四个月啦，问清楚啦？”

“真的怀上啦，四个月啦，贾夫人亲口说的，不会错的，她正在缝小棉袄呢！”金水英兴奋得比划着，说着，好象自己怀孕了似的。

“亲口说的？还缝小棉袄？啧啧，还有这事！真是名士，麻雀都有铜钱眼儿大的脸呢，啧啧，有这事。”

啧啧，吴万顺牙疼似的边吸着气边说。

啧啧，金水英也牙疼似的，边吸着气边说，怀上啦，确实怀上啦，脸上都显出胎斑啦，肚皮都有些鼓啦，她还拍着肚皮给我说呢，我越寻思越怪。

啧啧，咻，吴万顺朝自己光秃的脑门上狠拍了一巴掌，两眼狠狠地挤住，好似夹住了一个人，夹了半天，眼缝里竟滚出了几颗泪珠；咻，他又朝自己脑门上拍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得较轻，他喃喃地叫道：

“贾行芳呵贾行芳，你妹妹贾荃怀孕啦，呵，怀孕啦……”

“唉哎；吴老板，别搞错哎，不是贾荃怀孕啦，是贾行芳的夫人孟瑞娴怀孕啦。”

“什……什么？不是……贾荃……是……胡闹！你这个贱女人，我打死你！”

吴万顺操起铁尺就要朝金水英头上敲去。

“别打别打，你听我说！”金水英抱住头，边往后躲边说。

“说个屁，你敢捉弄老子？”吴老板扬起铁尺又要打，被几个伙计劝住。

金水英说：“吴老板，你还算聪明人哩，也不动脑筋想想。孟瑞娴过门十几年一直没开怀，偏在贾荃怀孕时她也怀上啦，而且，偏不偏，端不端，贾荃怀孕四个月，她也怀孕四个月，天下的巧事都进了贾家大门啦？”

“噢，”吴万顺又吸一口冷气，怕挨打似的连退几步，他睁着两只眼睛看了金水英大半天，然后，才狠拍一下光脑门，双脚一跳老高，嘴里呵呵地叫着，叫了一歇，他又一拍脑门，说，啊，好好，我买你的花，啊，我买你的花，金水英金大嫂，我买你的花。

吴万顺不清不爽地感叹了一会儿，脑门突然红了，脸也跟着红了，连耳朵也红了，当眼睛也红了以后，他一拳砸在柜台上，把几个伙计和金水英都吓了一跳，他嘶喊着说：

“贾行芳，你也太欺负人啦，满江阴城就你一人读过书，就你聪明？你瞒得了天瞒得了地，瞒得了鬼瞒得了神，瞒得了所有的人，能瞒得过我吴万顺么？”

当天，贾行芳夫人孟瑞娴怀孕四个月的消息也飞快地传遍了江阴城。

贾荃怀孕四个月的传说至此被完全证实。

人们在这一刻才彻底佩服了贾行芳的聪明过人：姑嫂相混，瞒天过海，既有留后之喜，又脱闺门之羞，好一个聪明的名士！

可惜，天理昭然，终落个满城皆知！

贾荃怀孕的事情被人们反复议论了一段时间后，见面再议论这样的问题便少了新鲜感。这时，又一个问题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奸夫是谁？

是啊，谁是奸夫？

满城的人刚冷寂下去又被激动起来了。谁是奸夫呢？确定奸夫显然是这件风化案的关键。

吴万顺邀集了城里十几位有头有脸的士绅在家里举办酒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与会者个个神情肃穆，在肃穆的眉宇下又跳荡着兴奋的火苗。

吴万顺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计，他说：

“贾荃怀孕，一定是遭强奸所致。试想，贾荃芳名四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而且名花已有主，这使多少爱花之人心怀绝望。绝望就促使人冒险，于是，乘机强奸了贾荃，不想一炮打中，竟怀了胎儿，强奸，肯定是强奸！”

说着话，吴万顺手舞足蹈起来，好似他就是那个幸运的强奸犯似的。

私塾先生刘法模呷一口茶，伸出五根枯瘦的指头捋捋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非也非也，吴老板此言差矣。贾家铁门高墙，可谓金锁铜钥，贾女深居闺门，又可谓飞鸟莫入。据闻，贾荃与使女莞尔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贾行芳夫妇当闺门而居，蚊蝇行迹皆可耳闻目见，有此四者，淫贼即便色胆包天，淫心如海，急切也不能得佳人于万一矣！强奸一说，不妥不妥。”

大家听了老塾师的话，都呷一口茶，频频颌首，嘴里念叨着，有理有理。

沉默了一会儿，四海土杂店老板常士诚突然一拍脑门，说：“有了有了。”说完，便端起茶杯一口接一口地喝茶。

“有了什么？”众人齐把目光投向常士诚。

“有了有了。”常士诚腾出嘴，说了两声，又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茶来。

“有了什么？快说呀！”吴万顺等不急了，离了座位，站起来喊道。

“不忙不忙。”常士诚又猛喝两口茶，嘴上掉着茶汁，边摇着手边说，“诸位诸位，我说诸位，不要心急，且听我慢慢道来。”他环视一圈，说：“贾荃是不是一定知道自己花容月貌？”

“当然，当然。”众人点头称是。

常士诚埋下头又喝一口茶，说：

“贾荃是不是饱读诗书？”

“是啊是啊。”众人又连忙附和。

“这就有了。”常士诚将茶杯往桌上一蹶，飞起的茶汁挂在他的胡须上，哩哩啦啦。他把目光先盯在吴万顺的脸上，再移到老塾师的脸上，然后挨个转圈移下去。

“有什么了，快说呵！”终于大家都耐不住了，便齐声高叫着催他快说。

常士诚通地站起来，挥着手说：

“贾荃既知道自己花容月貌，必常揽镜自赏，一副好皮脸却与寻常女子一般，枯守闺房，她甘心么，不甘心，一定不甘心！她既饱读诗书，必深谙男女之情，正所谓：书坊戏坊，干那事的地方！有此二者，她便芳心萌动，积之既久，淫心顿生。她便身依闺门，眼飞四邻，突然有一英俊男儿映入眼帘，她便款招玉手，延入闺阁，遂成好事，珠胎暗结，理之当然，势所必然！通奸，通奸，肯定是通奸！”

“通奸，通奸，呵，通奸！”众人喝着茶，点着头，满屋子都是空洞的声音。

“通奸！”常士诚猛喝一口茶说。

“非也非也，常老板此言谬矣！与理则然矣，与情则非也！”老塾师边摇头，一只手端起了茶杯，另一只手也摇了几摇，他红了脸，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女相悦，圣人不可不讳，桑间濮上，诗经有载。偷瓜摸杏，原非读书人专有也，况此读书人乃女子哉！夫子有云：君子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此女子既读诗书，必心高气盛，岂肯屈尊下顾，招引他人入帙？”

通奸一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

“不可不可，断乎不可！”老塾师脸上冒着汗，一只手摇着，一只手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

众人都哄笑起来，常士诚说：

“读书人还是离读书人近哪，只可惜，老先生未着先鞭呵！”

“莫要取笑莫要取笑，读书人不可妄语。”老塾师一手端着茶杯，一手使劲摇着，他喝了一口茶。“不可妄语。”他腾出嘴后说。

“是出家人不可妄语吧？”老讼师夏二门说。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老塾师边喝茶边摇手边说：“不可妄语。”

“通奸通奸，一定是通奸。”夏二门霍地站起来说。

众人吃了一惊，都把眼来望这位纵横捭阖的老讼师。

老讼师说：“通奸，难道一定就得跟别人通吗？依老朽看来，与其通奸者，江郎也。”

众人眼前豁然一亮，对啊，先奸后娶，并非闻所未闻的事呀。

老讼师说：“不，事情没有如此简单。想那贾家累世名宦，以诗书传家，以气节相傲于世。那贾行芳更是以才名当世，眼中能有何人？只是江阴地僻，举目茫茫，谁是其匹？而其妹才貌卓绝，目空一切，只是江阴没有潘安宋玉，千挑万拣，江郎略可凑数，两家订亲，实乃贾家不得已而为之。而江家是何等样的人，所谓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他深知贾家女子心怀不忍，岂不来个先尝后买，做成一桩铁板生意？于是，江郎乘便半逼半和成了好事。这不，满城都沸沸扬扬，唯有江家水波不兴，岂不怪哉！”

众人正准备叫好，老塾师却摇头说：

“讼师差矣，差矣，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贾、江两家订婚庚帖出自老夫手笔，江家已托人相告老夫，江家准备退帖矣！”

“此说羞矣，羞矣。”老塾师说。

“羞矣。”老塾师又咕叨了一句。

大家一时都沉默无语。这时，东城行院老板秋妈妈突然嚎了

一噤。

“呀嗨！”她这样噤。

众人凜然一惊，齐把目光投向她。

“呀嗨！”她又噤了一噤。

她把陷在椅子上的胖身子拱出来说：

“我看是兄妹乱伦！”

众人一下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秋妈妈喘了几口气，等出气匀称了些，才说：“众位爷们想一想，贾夫人过门十几载，未生得一男半女，贾行芳能不着急？纳小吧，又不忍伤了情深意长的夫人，而贾荃乃兄嫂一手抚养大，此时此刻，能不想着报恩，这一念之差，就做出事来了……”

“放屁放屁，简直是放屁！”秋妈妈正说得顺畅，老塾师挣扎着站起来，拍着桌子骂上了。他抬起枯瘦的手指着秋妈妈说：“真个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在婊子眼里，天底下没有一个贞妇，不是偷汉就是乱伦，真是无耻！”

“无耻呵！”老塾师坐下后，长叹了一口气。

“哟哟哟，今天我倒碰上天下第一号道德君子啦，你上一次一定让我给你弄个未开苞的姑娘，好不容易给你弄了一个，你那老东西又不中用，弄了半天成不了事，羞得你那老脸没地方搁，今日个倒人模狗样啦，裤子提起来就象个人啦……”

老塾师身子乱颤，众人正在边哄闹着边排解着这场纠纷，只听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利地传进来：

“奸夫，奸夫，奸夫啦——”

众人纷纷离座，扭头瞪目朝门口看。只见金水英挎着花篮，一手挥着一束秋菊，也往门里冲，边失声岔气地喊：

“奸夫，奸夫，呵，奸夫啦——”

她随便找一个座位坐下，顺手抓起一杯茶，边喝边喘气，嘴里还咕嘟着：



“奸夫，奸夫，呵，奸夫啦。”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吴万顺，他忙问：

“奸夫，奸夫怎么啦？谁是奸夫？”

“奸夫。”金水英喝一口茶，说。

“奸夫在哪儿，快说！”众人吆喝一声一齐围上来，个个虎视眈眈，好似抓住了一个大白天闯进门来的窃贼。

“奸夫。”金水英喝一口茶，斜眼见众人都吹胡瞪眼，揎拳捋袖往她跟前拥，她便赶苍蝇似的挥一挥手，说：“奸夫，奸夫自报家门，在大街上走哩。”

“奸夫，快去看呵——”金水英喝一口茶，向众人喊了一圈。

“奸夫，噢呀，奸夫——”众人欢唱着，一个个夺门而去。

众人一齐拥到街上时，~~街三三入山~~，~~人~~声整齐雄壮的呐喊如潮般一排排扑过来。~~吴万顺~~千人簇入人群张眼看时，只见一条汉子手扬着一方红绸，~~人~~踏毛地走在前面，高声唱着歌，后面跟了一群人应着节拍，~~看拍~~，~~闹~~，在两边人群夹峙中滚滚而来。这场面连见多识广的吴万顺也目瞪口呆，他诧问道：

“这汉子是谁？”

“嘿，您老连他都不认识，这就是江阴城鼎鼎有名的闲人何二郎何二爷啦！”

吴万顺也不知道是谁回答了他的问题，何二郎的大名他多有听闻，今天第一次亲眼目睹其风采，他有大开眼界的感觉。一帮士绅整日都在上层浮着，对穷间陋巷的事则很陌生，今天乍然逢着这热闹的场面，顿觉欢乐不独属于富人，闲汉们倒也玩得畅快淋漓，一个个的都提起了观看的兴致。此时江阴城已算是万人空巷了，隐在人群中偷看热闹的汪老婆子见自己亲手导演的这出戏越来越热闹了，由屋内的交头接耳已演上大街了，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那